

龐德《詩章》八

譯 宋子江

被你束之高閣的殘篇
「蕩婦！」「婊子！」真理與繆斯卡利奧佩
街頭對罵，於桂之下
亞利桑德羅是黑人 馬拉泰斯塔
希吉斯蒙德
兄弟
一直以來最親密的夥伴 信封封底
漢尼·德
迪奇
倫斯
即
吉奧漢尼·德·梅迪奇
弗羅倫斯
信已收悉，關於吉安諾奇奧先生之事
他也給我寫信，投寄安妥，按時送達
寫下祝福與備忘
於我而言，促成你與拉格納國王的和談
令我十分開心
快樂無比
欣喜至極
我應為此舉辦酒會，之前答應過我
參與和舉辦酒會
至於我的報酬
或者你與令堂可先取錢
儘快寄予我
告訴畫師
所作的牆畫
完美無瑕
只是砂漿未乾
暫且停下工作
（且停筆墨）
事先說明，教堂完工前

我對他另有安排
如此我和他
都盡取其樂
一方面他可為我所用
另一方面你信中亦言他囊中羞澀
我可給他年進斗金工作
保證待他不薄
你可放心，我已為其支付押金
工作地點隨他定。
我給你一個明確的答覆——
我將為他提供良好的待遇
讓他在我的領地上
安度餘生——
除非你要將他收回——
我的意思是，我會供其所需
讓他事其所好
消磨時間
（從其所好
且度更漏）
愁貧缺
希吉斯蒙德·潘多弗斯·德·馬拉泰斯塔
寫於威尼斯最榮耀領主之領地克里莫納郊區
1449年4月7日
因為上述最榮耀之
米蘭公爵
十分滿意，亦願意讓上述希吉斯蒙德領主
到最宏大的弗羅倫斯
走馬上任
兩個城邦締結防衛同盟
因此上述希吉斯蒙德

以及尊敬的阿格諾羅·德拉·斯圖法

外交使節，行政代表，行政長官

接受地區議會十位法令官任命，云云，五萬弗洛林幣

沒收一半，公民權被剝奪

一千四百騎兵和四百步兵

進駐宏偉的城市

圖斯卡尼各地

取悅地區議會十位法令官

自得其樂，領著騎兵和步兵

為此地區貢獻良多

(騎兵、步兵) 云云

1452年8月5日，地區議會十位法令官典冊

本納山，比以山，凱佩納山呈山字形

山路繞到崖底

圖斯卡尼的避風地

北邊的大路延伸到馬勒切亞河

泥濘的河邊鋪滿卵石

萊拉

「你們的靈魂自古以來纏留此地

你愛每一具靈魂，她們隨著

你的詩琴飄蕩

心裏的夏天

沒有海倫

沒有苡瑟嫵，沒有芭莎比」

先停下來

最親愛最榮耀的夥伴

(約翰尼·迪·柯西莫)

威尼斯又把我請回

月俸七千弗洛林幣

二千騎兵和四百步兵

大雨傾盆而下

三至四天之內

必須挖好戰壕

準備炮攻

花枝招展，露台撒落

歡慶彩屑

窗台垂掛條幅

插綴枝葉

欄杆掛著花毯，塵埃之中

逐漸顯現一列小白馬

額髮上豎著長尾野雞的

羽毛，十二女子

騎馬列隊而過，綠緞墊臀寬裙

教堂祭壇華蓋縫滿銀色針織

弗朗切斯科·斯福扎和媿安卡·維斯孔蒂

農夫之子高攀女公爵

里米尼南區戰火紛飛

河口紅橙色船泊於沙灘上

弗朗切斯科享受了兩天，

載漁載樂，二日倏過

城南開戰

他剛好躲過戰火

希臘皇帝正在弗羅倫斯

(害蟲入侵費拉拉鎮)

他和格彌斯托士·卜列東

高談德爾菲神廟之戰

闊論波塞冬，具體之共相

又說柏拉圖前往薩拉古斯城教導戴奧尼修斯

因為他曾親眼目睹凡統治者

染指之事均指日可待

但是就連他亦無法說服戴奧尼修斯

成為哲學君王

盟友希吉斯蒙德突破了敵軍重圍

殺到安科納城的前門

和主門之間

修續條約，剛過前門

主門就被關上，他說

「時機真妙，

我成了囊中之鱉！」

門侯道：「沒錯，希吉斯蒙德先生

我等誓死衛城。」

教會反對

梅迪奇丟卒保帥

被鼻斫鬆垂的斯福扎背叛

鼻斫鬆垂的斯福扎·弗朗切斯科

九月

把女兒嫁給希吉斯蒙德

十月便襲取皮薩羅鎮(布羅格里奧罵他「獸也」)

十一月結盟威尼斯

十二月支持米蘭

十一月出賣米蘭，十二月竊奪米蘭

如此

春天領軍米蘭

盛夏為威尼斯而戰

秋天再度為米蘭出征
十月結盟那不勒斯
 希吉斯蒙德，建造神廟
羅馬納地區偷牛賊氾濫
 人生這場遊戲，中途離者惜其失
不到 1450 年還未算完敗
 在羅馬納，到頭來
一敗塗地
加雷亞茲賣掉皮薩羅鎮「以牛換錢」

普瑟博，是的，吟遊詩人圭勞梅·普瑟博
 把他的歌唱到了西班牙
領著維爾琴和歌手 他們需要場地
馬勒切亞的河水漫過河邊的卵石
馬斯汀到達韋魯基奧鎮
 保羅·伊爾·貝若的劍
 被掛毯卡住了
帕麗西納嫁入艾斯特家族
為了部族還債
一直還債，殘暴的艾斯特家族
和阿特柔斯家族相比不遑多讓
然後風稍稍停歇
然後黃昏稍稍
 卷到一邊
然後希吉斯蒙德當時只有十二歲
然後已有三年沒有稅收
然後其兄皈依上帝
然後那一年他們在街頭打鬥
然後那一年他毅然前往切塞納鎮
 收回稅金
然後那一年他夜渡福利亞河，然後

九澳聖母村

陳德錦

下車走一段斜坡便是舊日的教堂
牆身長出一棵榕樹記下了年月
門窗緊閉，你能想像裏間
沒有彩繪玻璃，有由天空垂下的
光環，給疲倦的醫護多一份安慰
去相信二千年前曾有一雙手
甚至一句話，能驅走惡毒的病菌
或者相信科學，針藥，隔離
或者期待一道泉水能洗去
她們身上的膿腫和癩痕
回復鮮嫩的肌膚像她們童年時
或者僅憑信心去領受每天的工作
像天亮時吹著口哨的鳥兒找到食糧
你想像她們在屋子住久了
幽暗就成為一層面紗
幽暗能扭曲正常人的話音
當天使也不能肯定誰在叫喚
名字就成為僅有的記號
她們各有身軀但豈不是一體
豈不是回復到自然的情狀
自然地腐朽敗壞如地上的草葉
為何還要惦念這條小村
是我們仍未逃出心裏的疫區？
如果不是這山崖海角遠離人煙
如果沒有這一道足跡稀疏的斜坡
通往這浮出世外孤島一般的病院
而是發霉的地板，漏雨的屋簷
日漸破舊而不再作出修葺
你也許會找一個更優雅的海灣
去看日落，或坐在新建的聖堂一角
呼吸還未被消毒的空氣
想像多少年前，這海角只有舢舨往來
載來希望或載走希望
而風浪也無意打擾一船疲憊的人
讓小村落埋藏於黃昏的孤寂
埋藏於過去。你將無動於衷
沿路回到金光璀璨的城中
人世的逆旅啊你也會走過
不能承受卻已承受的輕和重
浮華未落，吹彈得破

作者按：九澳聖母村，在澳門路環島東南海角，設聖堂、房舍，曾收容女麻瘋病人。

縱雲

李盲

在古代 青山嚴格地存在
—— 翟永明〈在古代〉

駐足時，我開始懷念鳥類身體的空曠
以及那種將虛無視作器官的決心，令石台階
誤認我是雲的同僚。可憑此輕身，戍風於秋
步步入涼，越涼，萬物越暗
真正的白日已被古代的寒舌歌盡
愚物用低至肚皮的顫音縱入耳
鼓我的青筋和太陽穴，鼓起
涼亭在胸中虛構一個晚鐘，涼亭道：
空中秋風老，腹中春風嫩，請老風向嫩風學步
以鐘聲為履，入深山，重寫此山的格言
一隻海鷗會在醉中醒來，謹慎地梳頭、洗臉
謹慎地拆下一生所遇到全部鐘錶的針
為了遼闊，一種勝過海洋的遼闊
海鷗嚴格地敵視時間，而它唯一不能攻擊的
是一個虛構的鐘，一陣入肉的鐘聲
潮汐般沖刷我們體內的空曠，直至
真正的白日被用盡，我與鳥看不見彼此
看不見狡黠的涼亭及其更狡黠的鐘廓
昏暗中，鳥織絲般糾纏著這處突出的空蕩
我們步入一條化憤怒為石頭的河流

夏與歌

鄭潔

腳尖在沙礫間彈跳
奏起夏的情歌
前奏不停回放
卻等不到你接樂聲哼唱

我與邱比特打賭
下友情為注放手一搏
像窮途末路的賭徒
奔赴向你
與空氣撞個滿懷
與無物相擁

蟬替你鳴唱
唱出了寒冬的淒涼
小甜歌本該悅耳
聽卻煩心

不願再聽
我用自尊堵住耳朵
把這首歌封印於夏
譜寫秋冬

跪在邱比特面前
寫首挽留的歌好了
願留住賠上的賭注
我的全部

樹葉，螞蟻和生物課

梁豐

窗外的樹葉被風吹得搖擺
像螞蟻在書本走出細碎的脚步
帶著泥濘的足跡
一步一步走過了
血管

心臟

基因

營養

上帝輕輕一點
螞蟻和樹葉的基因轉換了
螞蟻學會了光合作用
樹葉也喜歡上了葡萄糖
課室的鐘聲響起
螞蟻乘著葉乘著風飛走了
課本依然是
血管

心臟

基因

營養

但在書本上面好像多了
一些細碎腳印

記屯門青山龍窯

溫凱霖

海風，跑向熟悉的岸邊，吹不到曾經
飄蕩裊裊炊煙的鐵屋，吹得到高牆
它停駐，是不安的孩童，問高樓
鐵屋的去處
樓說，
樓的背後，樓的中央，住著鐵屋
鐵屋會飄出煙，煙
飛過樹，再消失不見
海風舊憶的風箏是煙，飛著，便消失不見
它沉默，跑過
連綿高樓城牆，消散
剩下絲絲縷縷小風，穿過樹葉
吹得到沉寂的鐵屋

How We Know Whales

by Noelle Q. de Jesus

As children we marvelled at picture books
Watched Jacques Cousteau on TV

Years later we watched the whales
from the deck of a boat in search of minke

They turn off the engine *which they must do*
Waves rock and toss turn ill in your gut

You take shaky steps to the back of the boat
see forlorn folks expel sick into the tin drum

Their glassy eyes strain on distant points
White hands press towels on grey lips

So that's what turning green means!
It's the grass-green pallor of seasick Caucasians

But your wish to see the whales overcomes
All munching ice you await their arrival

First one than another burst out of
ocean blue grey water spouting streams

Hands on the rail you lean forward eyes a sparkle
the sun on the water, the breaching humpback

Whales you say have mammary glands like us
They nurse their young they sing they weep

Off coasts in Batangas and Cebu, you dove
Refusing to pay to *swim with the whale sharks*

*Those boatmen surround them and scare them,
corral them, so tourists can pay and play, not me*

You found your whale encounters in the wild
Ventured into the deep with strength and breath

When we discover the cancer in your bones
A killer whale broke out of our soul and sea

In your year of treatment through Covid
We spotted the orca approach then descend

We prayed it would leave and it seemed to
but you all smiling hope and courage swam

with it in it at it and then too soon you were gone
off singing somewhere with the whales in the deep

A blue whale now keeps us company
never faraway it brings us tears and dreams

It drifts and circles, flips its tail and streams
A fountain out its blowhole never out of sight

Its sighs and moans spring into our sleep
drenching our faces blubbery blubbery

In the pool I swim my laps the wailing whale
in my breast stroking *whobh waaah aaah*

repeating ceasing when I emerge
to gasp for air for strength for you
then exhaling again bubbles songs wails

The Sunken Garden

by Heimai,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Wendy

When they made that decision,
I believed they were rational.

They devoured the hill's wild blooms,
Until the scorching light melted their jaws, kissing them.
With soil dredged from the marshes dank,
They buried dreams of land but hatched desires in their inner hearts.

When they made that decision again,
It was already the second choice, divergence of collective life.
No individual could see the compass of fate.

The whale of the ocean, on its second return,
Swallowed a small sea and its belly heavily churns.

The first person to venture into the whale's stomach,
Beheld a land garden fifty million years ago.

紅移之網（節選）¹

1

那些龍在一柄圓銅鏡的背面
永恆地追逐。我端坐，吸收萬物的形態：
我吸收樹枝上雪鴉的輪廓，
一隻死後僵硬的手。我吸收你
踩在冰蝕湖上吱嘎的聲響，四周隆起
二十英尺高寶藍色的冰。
我吸收一個珠寶匠把熔金倒入
墨魚骨模的剎那，白煙陡升。
我吸收一刻沉默的重量，
它撬動了房間裏的對談。我吸收
他沉睡時左手握住她的右胸乳
彷彿春光降落，玻璃質的
海浪襲襲。思想是一面鏡子嗎？
我看見豬的屠體高高堆在
萬縣碼頭一條船的甲板上，廚師抽著煙
漫不經心把煙灰彈到湯裏。
我吸收墨魚骨灼燒的臭氣，
當所有時刻凝合，我看見遠行即是歸程。

2

採集胭脂蟲的人失明了；

毛澤東橫渡長江，
有蛙人從水下托浮；

在安老院，
她大叫，「這裏每個人都得了阿茲海默！」

他嘴裏生了水泡；

他們懷疑那卷二胡獨奏卡帶暗藏一系列間諜信息；

發現一袋piki麵包²用圖釘按在門上；

星光下巨人柱³的形狀；

一位瑜伽士在跳蚤市場試穿牛仔靴；

一隻遊隼
撕裂一根翅；

她的姪女翻遍她的房子帶走一切她想要的；

「越快越好」；

彷彿一個盲人在研磨一隻雪豹骨；

她知道你來為她剪髮；

蒙受：非彼即此：
鐵26，金79；

他們教唆他直視日環食；

棕櫚鬼鴉的眼瞳明豔的黃。

3

那夏日之初金燦燦的微光
一天之內不復存在。一隻蒼蠅錯估了
一隻金蜘蛛，大頭針帽大小，居於
蛛網晶瑩的中心。一枚晨間的蘑菇
對黎明和黃昏一無所知嗎？
罔顧海軍的發展，慈禧下令
建造一座浮在荷花池上的
雙層石舫。
把毒鵝膏誤認為凱撒蘑菇
幾小時後肝臟的穿洞向天堂打開。
為了避免對懷孕的妻子發火，
一位鄰居在儲藏間裝了一個拳擊沙袋；

1 原詩共有9節，此處選錄6節。

2 piki麵包，美國印地安霍皮族的傳統食物，用藍玉米麵製成。

3 巨人柱（saguaro），美國西南部沙漠地帶的一種仙人掌，可高達12米。

他隔三岔五進去，一拳接一拳，
出來時臉上帶著微笑。一隻長喙天蛾
圍著一個穿胭脂紅裙子的女人
不停嗡嗡。劉漢生⁴
搜檢來注射針，在手壓水泵下
沖洗，陽光下晾曬，
以紅十字會的塑料袋封存，
當作消毒後的新針管賣給醫院。

4

吸收這死屍般的靜寂吧，成為
一根垂線底端的銅錐，它開始停止擺盪
標記出無聲的一點。你或許疑惑
介子束為何震盪，那些星系
為何看起來朝著所有方向
同時紅移，但是否有那麼一刻
你不再感到地心另一端
死亡之線不懈的拉扯？
一個母親朝孩子大叫「你這蠢貨」，
那憤怒的念頭形成一個圓。
一個少年準備參加遊行，
可是父母擔心催淚彈，
勸說他留在家中：當天下午
他被盜竊者的大頭棍打死。
我昏昏醒來，頭痛欲裂，
努力回想昨夜的噩夢
但於事無補，卻發現
廉租房的房東在地板上撒了一層蟑螂藥。

5

液貨船泊於青島沿海的黎明，
引水人在販賣拆解的自行車。
曾經，製錶工用鐳塗料

為錶盤鍍字，不時
將毛刷尖沾在口中捋順。
我們的兒子透過一根黏在量角器上的

吸管觀望北極星，吊在細線上的螺栓
恰好標記出此地緯度。
我記得他開口說的第一個詞，「鐘」；

他的6:02不同於我，你的7:03亦非同他。
我們去安老院探望奧麗莉亞發現
她熟睡著蜷成一個胎兒的姿勢。

一個針灸師一根接一根抽菸，打嗝，咒罵；
一個少年人把頭浸入天拿水。
我們總是想，如果我這樣事情便會那樣，

但假設刺激而刺痛。
一枝黃綻開花尖的火苗。
我摔碎了一罐芥末醬，海浪的震波。

8

我發現一隻棕煌蜂鳥
躺在花房地板上，感受到紅移
正構成一面網的半徑絲弦。
你或許會在陽台待乾的水泥地上
畫一朵雲，或醒來看到
窗格上蕨葉亮晶晶地融化。
那些擊打的，彈撥的，弦擦的，吹響的
世界之聲穿梭往復。
當第一線光照進望遠鏡
有人看見死星
之光，我望著餵食器邊的燕雀，
豆子在黑暗中萌芽；
一個男人用長竿從靛藍的染桶中
鉤出紗線，正向擰，再反向擰。
我聽見一個孩子在西黃松下
驚呼發現了土丘牛肝菌；
我看見你別著一枚縞瑪瑙鑲金胸針。
在彎曲的空間裏，直線是一個圓嗎？

4 劉漢生，英文「Liu Hansheng」的回譯，事件取材於1993年的一篇新聞報道。